

论華安瑞的攝影：自然的浸潤與存在的飽滿

夏可君

中国人民大学教授，批评家与策展人

攝影機是技術，乾性，瞬時，截取。而自然是環境，濕性，氣氛，飽滿（哪怕是枯竭與廢墟）。如此现存的外在对比有待入转化，當一個攝影師試圖讓照片以自然的方式顯現它自身，這如何發生逆轉？

讓自然以自然的方式顯現自身，但又是人為的技術手段，這是 " 自然而然 "，讓技術與人類主體雙重的自然化，向自然還原，以自然為主體。安瑞是如何做到的？

一，進入自然的氛圍之中。不是風景的對象化，不是旅遊的景觀，而是持久的在自然中周遊散步，體會自然自身的氣息，如同中國古代文人畫家在山水中遊歷與遊玩，並不畫更多的粉本，即並不寫生，只是觀摩，首要的是散步，而非拍攝，除非一種氛圍打動藝術家，其特有的溫度與濕度，陽光與風光進入身體的感受。即，先要放空自身，因為拍照太快，要慢下來。這個散步的觀摩乃是停留在自然氛圍的體驗感受中，浸泡其間，身心感覺徹底浸透其間，感覺之被動性的充盈，氣氛乃是氛圍，是浸濕，這是通過感知的浸透，將自己與風景連結，達到共感！當然安瑞會拍照，拍下幾百張，但這不是最後的，僅僅只是素材的準備。

二，記憶的調節：很多的照片，如何處理？如何確定哪一幅？回來後，剩下的是記憶，不是直接在場的感知，是記憶的重組，在想望與回憶中的重建，在無數電腦中的照片與個體的體會之間，通過回想那個感受最為鮮活的時刻。長久不去看已經拍攝的照片，不然會太快，也避免直接的主題動機化處理，這是把抓住眼球的東西先要去掉，才會自由，也是放下過於顯眼與概念化的觀點，而是進入遺忘，技術的記憶與主體的遺忘，二者產生反向的作用。靠什麼來剪輯圖片呢？幾張挑選出來後，選擇最為靠近記憶與氛圍的那幾張，比如陽光的特別氣氛，一種特別的閃爍會在別處回響起來，這是無意記憶的誘發，後置處理的方式有時採取二聯與三聯並置來對照，會議相互觸發。為什麼要通過無意記憶的方式來重組？因為我們人類並非自然存在了，需要通過 " 回味 "，重現的想象不是人為的再現，而是自然氛圍的不斷回味。中國文人美學的回憶乃是 " 回味 "，如同本雅明分析普魯斯特的 " 無意記憶 "。但中國文人的圖象記憶是有意與無意的混雜。如此的調節回顧，乃是回眸的尋覓與回味的體驗。對於安瑞，最終的回味以安靜與安寧為調節，讓圖像進入靜止的時刻與安寧的氣息，也許藝術家對安寧的氣氛有特別的敏感。

三，技術的轉化。在拍照中，不用三角架，會拍幾百張，會放置一段時間不顧，讓其發酵，這個發酵過程也是記憶的自身孕育，也可以讓藝術家去掉更多細節，凸顯某些細節，以此來尋找出打動自己的那種氣氛。尤其以二聯或多聯繫列面對同樣的場景，呈現細微的差異。除了自然的還原，主體的回味，還有技術打印的濕體化，這是安瑞用顏料水墨等特殊材料打印，如同粉蠟筆的感覺，這樣就充分讓膠片的質感具有水墨，沒有反光，如同水墨，或用中國宣紙。有些作品色感如同中國色：青綠與黑白。那些黑灰色的作品，乃是東方的玄色，玄暗中的豐富層次與顯現的自身回撤，如黑夜的凝視，無人的風景，這也是安瑞的作品命名都是《無名》。

安瑞的作品讓我們可以重新思考攝影，不是刺點，不是出生與死亡時刻的瞬間閃耀，也不是歷史事件的記錄，而是自然的顯現，讓自然充分的顯現自身，自然在那裡，自然自身的充盈、飽滿的在場，風景中空間的層次，空氣的厚薄，一一顯現出來，自然任憑我們的目光穿透它。幾棵樹，一堆綠，它們傾聽自身，關不取悅我們，只是站立於自身的幽秘與生長之中，這是自然的給予，自然把自身做為禮物給予出來，不斷的給予，尤其是光線不同時，暗綠背景中的細節會顯現的不同，更豐富，這是自然的讓顯現，但此給予卻停留於自身，就在攝影的平面上與自身展開的世界里，這是一個影像世界中的自然，自足，自本自根，充滿潮濕的矇矓與詩意。